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JAMES PATTERSON

罗明威 译

The sensational killings that have rocked San Francisco appear to be unrelated except in their brutality. But detective Lindsay senses there's some thread connecting them all. She calls her friends in the Women's Murder Club together to see if they can discover what it is. Surely some clue has been overlooked by their bosses and male colleagues. Lindsay discovers that there is indeed a link.

The partners in the Women's Murder Club realize that this killer is after something more than revenge, and that the next target could be one of them.

2

次机会

2ND

CHANCE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次 机 会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罗明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 次机会/(美)帕特森(Patterson, J.)著;罗

明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

书名原文:2nd Chance

ISBN 7-5327-3748-9

I. 第... II. ①帕...②罗...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500 号

JAMES PATTERSON

2nd Chance

Copyright © 2002 by James Patter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Copyright ©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335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2 次机会

[美] 詹姆斯·帕特森 著

罗明威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7-5327-3748-9/I·2123

定价:1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部序幕：唱诗班的孩童

艾伦·温斯洛永远不会忘记接下来的几分钟，当他刚分辨出那可怕的声音的一瞬间，它们就已撕裂了夜空……他浑身冰凉，不敢相信有人竟在居民区内用高能步枪射击。

砰！砰！砰……砰！砰！砰！

他指挥的唱诗班恰好离开拉塞尔高地教堂。四十八名幼童尖叫着从他身边奔向人行道。赶在旧金山市唱诗会之前，他们刚结束最后的彩排，而且是顶呱呱的。

接着又传来了枪声，听上去很密集，不单单是一枝枪响，是猛烈的射击，进攻。

砰！砰！砰……砰，砰，砰！

“卧倒！”他拼命尖叫着，“人人都快卧倒在地！抱住你的脑袋，抱头！”当他脱口喊出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话是怎么冒出来的。

起初似乎没人听见他的叫喊。对于这些身穿素白连衣裙或衬衫的女孩男童而言，枪声一定被当作礼花鞭炮声了。旋即一阵连发枪声像雨点般地

穿透教堂那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主耶稣在迦百农^①为一孩童赐福的雕像顷刻间土崩瓦解，玻璃碎片溅满四处，有一些还掉落在孩子们的头上。

“有人在开枪！”温斯洛声音嘶哑地叫道，也许还不止他一人在喊。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孩子中间狂奔，一边喊叫一边挥舞双臂，尽可能把他们按倒在草地上。

当孩子们屈膝低头或扑倒在地之际，温斯洛发现两个唱诗班的女孩钱特尔和塔玛拉竟然僵立在草地上，而子弹在她们身旁嗖嗖地横飞。“卧倒，钱特尔，塔玛拉！”他失声大喊。但她俩却木然无知地呆在那儿，互相紧抱着，狂乱地号啕大哭。她俩情谊深厚，自幼就一起在沥青马路上玩“四方块”游戏，温斯洛对此早有所闻。

他心想事不宜迟，便疾步跑向两个女孩，紧紧抓住她们的胳膊将她们按倒在地。接着又扑到她们身上，奋力压住她俩的身体。

子弹在他头顶呼啸，仅离几英寸之近。此时他耳朵的鼓膜被震伤，身体在瑟瑟发抖。两个女孩同样战战兢兢，在他的庇护之下直喘粗气。温斯洛几乎断定自己即将送命，但他没忘记低声安慰孩子们道：“没事没事，宝贝。”

稍后，正像先前突如其来一样，枪声突然平息。周围的空气一片死寂，显得如此怪异可怕，似乎整个世界停下了脚步在聆听什么。

他支起身来，眼前看到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四周的孩子们慢慢地挣扎着站起来，有人在哭叫，但看不到血迹——好像没人受伤。

“大家都没事吧？”温斯洛大声问道，一边在人群中穿行。“有没有人受伤啊？”

“没事……我挺好。”孩子们一一作了回应。温斯洛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这简直是个奇迹！

^①迦百农为古代巴勒斯坦一城市，靠加利利海。

随后他又听见一个孩子的啜泣声。

他便转身走过去,发现是那个年仅十二岁的玛丽亚·帕克,她正站在教堂大门口被涂白的木头台阶上,一副迷失的样子。从她张开的小嘴中,不断发出哽咽声。

艾伦·温斯洛的目光终于停留在使这个女孩惊慌失措的源头。他感到心往下沉,即便在战乱中,在奥克兰大街上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都从未感到如此可怕、如此悲哀、如此茫然。

“哦,上帝,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年仅十一岁的塔夏·卡钦斯躺倒在靠近教堂地基花坛的一堆沙土上,她那素白的校服浸透了鲜血。

艾伦·温斯洛牧师终于放声大哭。

第一部：“女子谋杀俱乐部”再现

1

在一个周二的夜晚,我在霍普大街青少年活动所内,正和里面的居留者玩一种叫“疯狂方块8”的游戏。我嗜好玩这类游戏。

在我对面的那把破旧的躺椅上坐着的是赫克特,他刚出少教所两天时间,是西班牙语聚居区内的不良少年;阿莉莎文静而俊俏,却有着一个你不愿了解的家庭背景;而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姑娘米切尔,已混迹于旧金山的街头整整一年,出卖自己的肉体。

“红心!”我叫道,一面甩下一张红心8,以它换取一组同花牌。而当时赫克特正欲摊牌。

“真该死,我有张带警徽的Q呢。”他哀叫道。“怎么搞的?每次我要亮牌,你就会捅我一刀子?”

“谁叫你老是相信警察,蠢蛋。”米切尔笑咪咪地插话说,抛给我一个暧昧的媚眼。

上个月我每周总要到霍普大街这所住房里消磨一两个晚上。在那个“新婚夫妇谋杀案”折磨了我一个夏天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感到十分空虚。为此我离开凶杀科一个月,远离我在波特雷罗山那所公寓的庇护,独自跑到那个小船坞边上,望着海湾发呆。

孤立无助,得不到忠告,没有我那三位好搭档女孩——克莱尔、辛迪和

吉尔的全力支持。甚至我也未开始工作。在那一刻我帮不上忙,只能在一旁观望,直至我所钟爱的那个人的生命慢慢消失。就职责范围而言,我依然感到要对那位搭档之死负责,那是无法弥补的过失。

所以我来到此地——霍普大街。

值得庆幸的是,此举毕竟起了一点作用。

我的目光越过纸牌,偷看着安吉拉——她刚加入牌局,坐在房间那头的一把金属椅上,在为其三个月大的女儿哺乳。这个可怜的姑娘或许刚满十六岁,整个晚上少言寡语。在离开之前,我得设法跟她聊聊。

房门打开了,迪伊·柯林斯走了进来,她是这所青少年活动所的管理人员之一。紧随其后的是一位表情僵硬的黑人妇女,身穿一套灰色的式样保守的服装。她曾有一部叫《幼儿与家庭常识》的专著。

“安吉拉,负责你的社会工作者来了。”迪伊边说边在她身旁弯腰蹲下。

“我眼睛没瞎!”少女嚷嚷道。

“现在我们要领走婴儿。”社会工作者冷冰冰地打断话头,似乎履行这次任务弄得她赶不上下一班开往圣何塞的火车了。

“不!”安吉拉将婴儿紧紧搂住,“你们尽可将我困在这个狗洞里,也可以把我送回克雷莫尔,但不能带走我的婴儿。”

“求你啦,心肝儿,就几天时间嘛。”迪伊·柯林斯企图说服她。

少女双臂抱住婴儿,摆出防卫状。婴儿好像也察觉到面临伤害,啼哭起来。

“难道你真的要大闹一场,安吉拉?”社会工作者发出警告,“你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

正当她走向安吉拉时,我瞥见安吉拉从椅子上飞身跃起,一只手夹紧婴儿,另一只手抄起刚才她喝的那瓶果汁。

说时迟那时快,她猛力将瓶子往桌上磕破,瓶子顿时变成锯齿状的

利器。

“安吉拉！”我从牌桌边蹦了起来，“快把它放下。没人打算把你的婴儿带走，除非你自个儿把她送走。”

“这个婊子妄图毁了我的生活。”安吉拉怒目圆睁地说，“她让我坐在克雷莫尔干等三天，结果错过了我的约会对象。接着又不让我回家见我妈。现今又试图带走我女儿。”

我点点头，目光逼视着少女的双眼。“首先你得放下碎玻璃瓶。”我开口道，“你听得懂，安吉拉。”

那位社工正欲跨前一步时，被我挡了回去。接着我缓步走到安吉拉跟前，夺下碎玻璃瓶子，动作温柔地从她怀里将婴儿抱了过来。

“她是我的全部拥有。”少女喃喃自语，失声痛哭。

“知道，知道。”我点头示意道，“这正是你要改变一下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把她要回来的原因。”

迪伊·柯林斯双臂环绕着安吉拉，用一根布条缠住她那只淌血的手。社会工作者想方设法阻止婴儿啼哭，但未能奏效。

我走过去劝说安吉拉：“孩子在附近可得到安置，而且你有每天探视的权利。再说我也看不出继续留在此地会有啥进展，或者有值得记录在案的东西……你说呢？”那位社工不满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转身离去。

突然我的BP机响了起来，接连三声一组的短促而刺耳的鸣叫，更使屋里的空气紧张。我取出BP机，阅读上面显示的数码——原来是凶杀科老搭档雅各比发来的消息。他想干啥呀？我暗付。

于是我找了个借口离开，来到警员办公场所。在雅各比的车上，我联系上了他。

“有件很糟糕的事，林赛。”他脸色阴沉地开口说，“我看你很想知道。”

随即他扼要地对我讲述：在拉塞尔高地教堂那儿，发生了一起飞车枪击

惨案，一名十一岁的女孩被害。

“天哪……”我心一沉，发出叹息。

“我想你也许有兴趣介入，”雅各比说。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从我上一次到谋杀现场勘察以来，已过了三个多月，我并不是指“新婚夫妇谋杀案”结案以来的时间……

“那么，我还没听到你的回应，”雅各比语气中施加了压力，“你想介入吗，中尉警官？”这是他首次用我的新头衔来称呼。

我意识到自己的“蜜月”已经结束。“是的，”我咕哝道，“我要介入。”

2

我驾驶着“探索者”沿哈罗大街开往拉塞尔高地教堂，一场冷雨悄然洒下。这里是湾景区的黑人聚居区。一大群愤怒而焦躁的人们已经聚拢——有悲天悯地的社区里的母亲们，还有常见的穿着光鲜的汤米牌衣服的怒气冲冲的黑人乡党——正对少数穿着制服的警察推推搡搡。

“这儿不是该诅咒的密西西比！”当我强行穿过人群时，有人大声嚷道。

“还有多少人受害？”一位老妇人号叫道，“有多少？”

我亮出警徽，从两名神情紧张的石油工人身边挤过，站到前列。我所见到的场景简直使我窒息：

那座装有护墙板的教堂正面，已被子弹冲击出一些奇形怪状的洞痕和铅灰色的裂缝。有一堵墙龛开了大口，那儿一大扇彩色玻璃窗被子弹击穿，参差不齐的彩色玻璃片摇摇欲坠，恰似垂下的冰凌。草坪上到处都是小孩，明显地受到了惊吓，一些急救医疗队的人员正在帮忙处理。

“哦，老天爷！”我喘息着自言自语。

我发现在正门台阶上，一些穿着黑色防风外衣的医疗救护人员正挤在

一起，围着一个女孩的尸体。另有两名警察在场，其中一人正是我的老搭档沃伦·雅各比。

此时我有点犹豫。类似这种活儿，我干过上百次。自从经办“哈维·米尔克案件”以来，仅在数月前我还曾侦破本市最大的那起谋杀案。不料随后竟有那么多案件接踵而来。我感到迷惑不解，好像我是初入此道似的。我握紧拳头，长舒一口气，迈步走向雅各比。

“欢迎你重返人间，中尉。”雅各比称呼我的新警衔时略带卷舌音。

那个词的发音依然使我仿佛受电击一般。执掌凶杀科的牛耳，是我职业生涯中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从前我是旧金山警界首位承办凶杀案的女警探，现在又成为该部门首位女中尉警官。在为老萨姆·罗思中尉警官在博得加海湾挑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之后，警察局长默塞尔将我召去。我可以做两件事中任意一件，他对我说。我可以给你放长假，而且你要弄明白是否还愿意做这份工作。或者我可以给你这些东西，林兹^①。他说罢在桌子对面把一枚带有两条杠的盾形徽章推到我面前。直到那个时刻为止，我是第一次见到默塞尔的微笑。

“中尉的盾形徽章并不使人轻松，对不对，林赛？”雅各比说，暗示我们三年老搭档的关系现已改变。

“眼下有什么线索？”我截断他的话头，问道。

“看来像单独的刺客，从灌木丛那边开的枪。”他指着教堂旁边一处稠密的灌木丛，大约有五十码距离。“正当孩子们从教堂里出来时，那个臭狗屎就铆上了，见到什么就朝什么开枪。”

我喘了一口气，凝视着散布在草坪中那些正在哭泣的极度受惊的孩子们。“有人见到那个家伙吗？见到了，是吗？”

^①林赛的爱称。

他摇摇头说：“大家都被吓得卧倒在地。”

在中弹倒地的那个孩子附近，有位悲痛欲绝的黑人妇女靠在安慰她的友人肩头呜咽着。雅各比见到我的目光凝视着那个死去的女孩。

“她名叫塔夏·卡钦斯，”他啜嚅地解释说。“在圣安妮小学五年级刚结业。多好的女孩呀，是唱诗班中最小的一个。”

我移步上前，跪在被鲜血浸透的遗体旁。无论你做过多少次这个动作，这毕竟是生离死别的悲痛场景哪！塔夏的衬衫式校服浸透了鲜血，与天上飘洒下来的雨水混在一起。仅隔开几英尺处的草地上，有一只五彩缤纷的帆布书包。

“是她的书包？”我迟疑地问道，一面观察现场。“难道只有她中弹？”

四周都是弹孔、碎玻璃和碎木片。数十名孩子曾经尖叫着奔向大街……开了那么多枪，却只有一名受害者。

“咱们的幸运日，是吗？”雅各比哼着鼻子粗声说。

3

凶杀科的一位同事保罗·钦正与一位英俊的高个子黑人会晤。那人站在教堂台阶上，身穿高领毛衣和一条牛仔裤。以前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我曾见到过他，甚至还记得他名叫艾伦·温斯洛。

即便在大难当头、惊惶失措之际，温斯洛都始终处惊不变，举止从容，保持沉稳的面容，乌黑发亮的短发紧贴头顶，还有一副足球后卫运动员的好身材。旧金山市人人都知道他在这个社区所做的工作，他被视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位英雄，而且我得说他看上去就像那样的人。

我走上前去。“这位是艾伦·温斯洛牧师，”钦给我们作介绍。

“林赛·博克瑟，”我自我介绍道，一面伸出了手。

“博克瑟中尉警官，”钦又补充道，“她将负责监管此案。”

“我挺了解你的工作状况，”我开门见山地说，“你对本社区有很大贡献。但对此案我甚为抱歉，没啥可说的。”

温斯洛的目光移向那个被害的女孩，用一种可想而知的极温柔的嗓音说：“她在很年幼时我便认识了。这些都是富有责任心的好人哪！她的母亲……自力更生抚养塔夏和她的弟弟。这些都是幼童，正逢唱诗班的排练……中尉。”

我不忍心打断他的话，但我必须这么做。“我可以提几个问题吗？”

他木然地点点头：“当然可以。”

“你看见过谁？有没有人逃走？一个背影或扫过一眼的印象？”

“我倒是看见开枪的地方，”温斯洛回答，他的手指向先前雅各比去过的那处稠密的灌木丛。“正好见到那个跟踪者开枪，不过当时我手忙脚乱地尽力将孩子按倒。真像疯了一样。”

“最近有没有什么人对你或你的教堂发出过恐吓？”我又问道。

“恐吓？”温斯洛皱着眉想了想，答道：“有啊——大约在几年前，当我们首次为这些房子筹募修缮资金时。”

离我们不远之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那是塔夏·卡钦斯的妈妈发出的，当时女孩的尸体正被抬上轮床。此情此景令人心碎！周围的人群怒火中烧，奚落辱骂和谴责声脱口而出：“你们这些警察为什么干站着不动？快去找凶手！”

“我得走过去才好，”温斯洛急忙说，“以免出岔子。”他随即移步，紧抿双唇，脸上一副很无奈的表情，“我本该去拯救那个可怜的孩子，我听见了枪响。”

“你救不了所有的孩子。”我插话道，“你已尽力。”

他最终点头称是。接着他说出来的事情却让我十分震惊。“凶手的武器是一支 M-16 自动步枪，中尉。三十发子弹的弹夹，非标准化两次供弹制式。”

“你怎么会了解得这么清楚？”我诧异地问。

“沙漠风暴战役^①，”他答道，“当时我是野战部队的一名随军牧师。那种枪支发出的可怕声响令人难以忘记，没有别的枪声与它相似。”

4

在人群的喧闹声浪里，我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正是雅各比，他站在教堂背后的树林中。“嗨，中尉，快来这儿查一查。”

我边走边想：究竟是什么人敢犯下如此恐怖的罪行？我经办过上百桩凶杀案，此类案件通常与吸毒贩毒、劫掠钱财或性有关系。可是眼前这个案件……它只意味着枪杀。

“查一下这个，”雅各比说，一边低头查看某个地方——他发现了一枚子弹壳。

“M-16 自动步枪，我敢打赌。”我回答。

雅各比点了点头，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个小娘们自它出膛之时起，就疾扫一切吗？弹壳型号是雷明顿^②2-23。”

“用你的话来说就是小娘们中尉。”我嘲弄式地笑道，然后告诉他我怎么得知此事。

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数十枚空弹壳。我们深入到灌木和树林中，渐渐已看不见教堂。我们发现弹壳抛洒处，明显分成相隔五码的两串。

“你可以看出他从哪里开始射击，”雅各比补充道。“我想是在这里——他肯定转悠着开火。”

从第一串抛洒的弹壳落点分析，枪击者瞄准教堂的侧面时，他的视线很

①指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军对伊拉克发起进攻，将其赶出科威特的那次战役。

②美国著名武器制造商，有许多以他命名的制式武器。

清楚。那扇彩色玻璃窗尽收眼底……所有的孩子像溪流般奔向大街……我总算弄明白为什么无人看见开枪者，他隐蔽的地方简直是天衣无缝。

“当他再次装填弹药时，一定会转移到那边。”雅各比又指了指个方位。

我随即走过去，在第二串弹壳抛洒处蹲下来，发现似乎不大合乎情理。因为从这里望去，教堂的正面一目了然，前面的台阶就是塔夏·卡钦斯倒下的地方。倘若从此地开枪，那不仅仅是暴露目标的问题。

我眯细双眼想象当时的情景，作瞄准状向塔夏所在并被击中之处望去。虽可毫无遮拦地锁定目标，但杀手不会有意识盯住她开枪，导致塔夏从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角度被子弹命中。

“一次凭运气的枪击，”雅各比喃喃自语。“你的看法如何，难道是跳弹所致？”

“这儿的背后是什么地方？”我问道，一面环顾四周，继续朝教堂相反方向的灌木深处走去。无人看见枪手逃跑，因此他显然没有沿着哈罗大街撤退。那里的灌木约有二十英尺高。

走到尽头处，却见有一道五英尺高的铁丝网篱笆，将教堂地界与周围的居民区隔开。铁丝网并不算高，我曾在自己的住处安装过这样的栅栏，完全可以翻越过去。

不知不觉我已来到随处有围墙后院和一排排矮小房子的一个棚户区。那儿早有一些闲人聚拢来，冷眼旁观。此地的右面即是惠特尼·杨居民区^①的球场。

雅各比终于撵上我了。“别那么急嘛，”他气喘吁吁地说，“有个陈述意见的机会，你让我追得好苦。”

“这就是刺客逃逸的路线，沃伦。”我们朝两个方向望过去：一条路通往

①原文 project 在美国尤指由政府出资建造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区域。